

诗苑

清明

□ 颜仰建

光，低垂眼帘，  
惠在轮回的杏花雨，闪烁不语。  
草丛无心，伸出泥沱的手，  
牵绊蜿蜒山路。  
风的撩扶，无意却又有意。  
水酒轻晃，浮动日日日夜，  
手机讯号能穿透薄薄的纸钱？  
袅袅地——  
阴阳两面，光站了起来。

清明的雨

□ 欧家庆

一场下了千年的雨  
今天，依然落着  
松枝抖落的雨滴  
砸进我嘴角  
有淡淡的咸味  
仿佛又尝到父亲  
在铁锅里炸出的  
花生芝麻饼

一股成香，烫熟了记忆  
不管是白居易笔下  
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  
还是杜牧诗里  
牧童遥指杏花村  
笼罩在江南烟雨中的清明  
是一株疯长的苦艾  
还是一杯烧喉的烈酒

雨雾里  
一只白鸟，在后岭的墓地上  
低回盘旋  
翅膀被雨水洗得发亮  
像墓地升起的一面旗帜  
我们数不清密密匝匝的坟冢  
如同清点村庄的屋舍  
究竟是房屋多，还是坟墓多  
谁也无法算清

坟墓，是星光下迷路人的客栈  
村庄，是乡音最准的导航  
村庄有门牌号、有巷名  
坟墓没有姓名，没有二维码，没有  
定位  
我们年年在彼此相逢，又在此别离  
一堆隆起的寂寞黄土  
倔强地  
撑起清明，这片低垂的泪天

清明辞

□ 何春燕

芳菲四月，乍暖还寒  
清明的雨，有点踉踉跄跄  
在风中挣扎，湿了一片荒郊

雨雾弥漫。穿过密布的黄茅草  
绕过一道又一道山路  
风沉默，我也沉默  
蓬蒿影乱，脚下踩过的草  
如大地的哀思  
伏下去，又涌上来

终于蹲下来，躬身作揖  
柔软的内心里，如失了重量  
那么多憧憬，那么多怀念  
泪水顿时如雨，纷纷扬扬  
想请风吹得轻些  
想用清明的花瓣，悼念往事

四月，通往先祖的山路  
春天，好像来得久一些  
岁岁年年，花落花开  
风尘仆仆。时光是一条河流  
它的秘密与隐忍  
会消失一些，会留下一些

清明

□ 晓莲

跨过三月，四月就瘦了  
瘦得只剩下，那条弯曲小路  
一直伸向远方

哦，那两堆黄土  
长满青草？开满雏菊？  
我总在梦中攀爬，却是我  
二十年来，攀登不上的高峰

忘了几次，登龙高山  
看日出，也曾踏鸡冠顶  
赴满山花海，就连玉龙雪山  
极高极寒，亦敢登顶堆雪

偏这四月，坟坟那一方矮矮  
山坡，自我按了按墙上的呼噜铃，  
再也踏不上，攀不得  
年年清明，只咽着雨飞

瑞雪最终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如一株遭  
受无情践踏的牛筋草，重新迎风招展着。

小区有一块简易的停车场。也许  
是为了美观，物业在上面铺了一层菱  
形小孔的水泥窗柱。未几天，各种小  
草从水泥窗孔里纷纷钻出来，绿油油的，  
像在地上铺了一层绿毯子，煞是好看。那  
天我带着小儿子在停车场里寻寻觅觅，  
惊讶地发现一个匍匐在草地上的熟悉身  
影——牛筋草。那是在乡下早就稔熟的  
一种小草，一种坚韧而倔强的小草。

在乡下，牛筋草是一个不受待见的  
存在，山坡上、村道旁、田头基，或者村前  
屋后，随处可见它的身影。它们根系极  
其发达，吸收土壤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很  
强，不挑环境的好坏，只要有土壤、有阳光，  
它们就可以旁若无人地蓬勃生长。有  
次我撬开一块大石头，竟然发现下面  
压着一棵牛筋草，由于长期没见到阳光，  
整株牛筋草呈现淡黄色，但依然顽强地  
向上生长着。牛筋草没有挺拔伟岸的身  
躯，它贴着地面生长，匍匐在泥土里。开  
始时是围着一个点将茎秆向着四面八方  
发散去，像一朵盛开的太阳花；茎节与  
茎节之间也会长出根须，一扎扎根须像  
一枚枚钉子把牛筋草的茎节一节节钉在  
地面上。通过这一扎扎根须，牛筋草与  
泥土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了贴在大地胸  
前的一个绿色胎记。

牛筋草有的长在村道旁，被经过

的人踩、车碾，或者牛蹄践踏，常常被  
践踏得支离破碎。那时家里的老牛也  
喜欢啃牛筋草，常常把牛筋草啃得只  
剩下光秃秃的根须。但牛筋草极其  
顽强，在茎蔓被折断之后就依靠茎节  
的根须自成一统，继续散发生长，生生  
不息地繁衍着。牛筋草生命力旺盛，  
却给村民带来了烦恼，甚至招致憎恨。  
它们会爬进田间与庄稼争夺养分，  
还会把柔嫩的秧苗箍死。愤怒的  
村民找来锄头将牛筋草连根刨起，  
翻过来晾在田基上，让烈日暴晒；但  
只要一场小雨洒过，清风吹来，残留的茎蔓  
马上苏醒，重新把根扎进泥土里，在茎  
节处又长出枝蔓，未几还会长出一株株仿  
若小玉米棒的花条，花条爆出一粒粒乳  
白色的花蕊，在微风里招摇着，撩拨着  
蜂，撩拨着蝶，撩拨着春天的情怀。

二

哗啦啦地下过一场透雨，蛰伏一  
个冬天的虫儿从洞里爬出来，躲在某  
个角落欢快地引颈歌唱着，各色的小  
花绽放枝头，牛筋草也灿烂地舒展开  
来；春天又一次光临大地。晚上正在  
做饭的妻子接到在广州读书的女儿的  
电话：“妈，瑞雪过了考公面试啦。哈  
哈。”“啊，那真是太好了。”妻子一听  
也是十分兴奋，就好像那不是瑞雪而  
是女儿通过了面试，是女儿的喜事。

牛筋草也有春天

□ 钟剑文

女儿口中的瑞雪，就是女儿从初  
中就的同桌闺蜜。那年女儿刚刚  
考上实验学校初中，陌生的环境让  
从未离开过家的女儿有点惶恐。幸  
好遇上志趣相投的同桌瑞雪，两个小  
家伙很快就腻在一块，一起上课、一  
起吃饭、一起玩耍，整天形影不离。  
瑞雪来我家是初一下学期的一个周  
末，女儿邀她过来的。第一次见到瑞  
雪，是个小个子，圆圆的脸蛋，眼睛  
大大的，透着一点少年老成的忧郁。  
但她的脸色有点苍白，对，就像那  
株从未见过阳光的牛筋草。瑞雪在  
门口换好鞋子，轻轻地走进来。女  
儿大大咧咧指着我说，这是我妈，  
这是我爸。瑞雪就小声地说：“阿姨  
好，叔叔好。”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这个乖巧懂事的小女孩。

瑞雪来过几次，就渐渐熟络起来。  
我也从女儿的口中了解一些瑞雪家  
庭的情况。瑞雪一家原在城郊农村，  
但父亲嗜酒如命经常撒酒疯，一喝  
醉就砸东西，结果把家里砸得千疮  
百孔。瑞雪自小就笼罩在父亲肆虐的  
阴影之下。后来瑞雪妈妈为逃避家  
庭的影响，带着瑞雪姐弟偷偷来到  
市区，在中洲街道附近租了一间房  
子，将家安定下来。瑞雪妈妈在市  
区找了一份环卫工作，瑞雪姐弟在  
附近读书。总以为日子从此会平静  
下来，不料后来父亲竟找上门来，  
家里战火又重燃了。瑞雪考入实验  
学校后，干脆就住校了。直到后来  
跟我女儿过来我

家玩。周末课余时间，妻子总会炖  
汤给女儿喝，顺便炖多一份给瑞雪，  
有什么好吃的，也会预多一份留给  
瑞雪。

听女儿说，瑞雪父亲还是经常醉  
洒闹事，搞得家无宁日，瑞雪周末  
也很少回去了，基本上跟女儿回家，  
与女儿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或者  
相约外出找同学骑车。瑞雪妈妈也  
来我家找过一次，一个很朴素的女  
人，神情满是疲惫。她见瑞雪在我  
家没事就放心回去了。也许是受家  
庭的影响，初中时瑞雪有点失手了，  
但还是考上了一中，和我女儿不在  
同一个班。虽然不同班，两人还是  
像初中一样经常形影不离，一起跑  
步，一起上学，一起去吃饭，周末  
也经常跟女儿回家。高二有段时  
间那个酒醉父亲闹事闹得频繁，加  
上母亲身体老毛病又犯了经常捂着  
胸口叫疼，弟弟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那段时间瑞雪情绪十分低落，成绩  
也是大幅滑落，她像溺水者一样无  
助地挣扎着。女儿和我也很焦虑，小  
心翼翼地呵护着她。经过一段时间的  
调整，瑞雪最终还是顽强地挺了过  
来，如一株遭受无情践踏的牛筋草，  
简单地拾起了伤口，重新迎风招展

三

高考后，瑞雪去了广外，专业是  
汉语言文学。女儿的学校恰好也在  
广州，

或许这也是两人当初选学校的共  
同“阳谋”吧。此后，我从女儿口  
中陆续了解到瑞雪的一些情况。

与女儿考上大学的轻松迥异不同，  
瑞雪太卷了。除了完成大学既定的  
课程外，她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普  
通话考级、英语考级，报了计算机  
编程、考了教师资格证，还积极参  
加校团委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就  
连寒暑假也很少回家，在附近学  
校做代课老师，或者加入教育机构  
当辅导老师，就像一株倔强的牛筋  
草在顽强地追寻着心中那一道光。  
直至上了大广，瑞雪更加忙了，忙  
着复习备考，忙着毕业找工作。女  
儿为此经常抱怨瑞雪，你也太拼了  
吧，整天都不见踪影的，周末还约  
你逛街也不行，害得我经常单飞。  
幸好，上天还是眷顾这棵历经磨  
难而百折不挠的倔强的牛筋草。  
在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终于传  
来了瑞雪通过面试的好消息。

或许，命运常常让我们遍体鳞伤，  
但后来发现，那些曾经的伤口长成  
一个厚茧，变成身体中最坚硬的一  
部分，这个坚硬的地方最终成为保  
护我们的一件坚强铠甲。想起作家  
史铁生说过一句话：“苦难既然把  
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  
在悬崖边上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  
下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  
站在阳光下的瑞雪，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如一株踩过黑暗的牛筋  
草，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言为心声

□ 卢光磊

与人交往，文字交流固然重要，  
语言交流同样不可忽视——言为  
心声。

母亲曾教过我：听话要听“声  
尾”。对你友好的人，说话自始至  
终都和善；对你不友好的人，先恭  
维你一大堆好话，把你捧上天，待  
你沾沾自喜时，最后才说一两句伤  
人的冷话，令人猝不及防。

小时候，去一户亲戚家吃饭。  
席间，亲戚虽也热情，却说了句“  
要留点菜，还有人没吃”。我便放  
慢了夹菜的速度，虽饿也不敢再吃。

高考备考阶段，一次测评考  
试后，我考得不错，但离上线分数  
仍有差距。一位同学帮我分析各科  
如何再进步一些，就有望高考成  
功，我满心感激。但他最后来了一  
句“周身卜碌刀都杀不死人”——  
这是一句粤方言里的俗语，意思是  
即便浑身是刀，也伤不了人。我明  
白他的言外之意，他在打击我，他  
也轻视我，认为我怎么考都考不上。

在广州读书时，有一次和同  
学陈君去探访外校的李君。到了  
学校，大家正聊着天，李君说留  
下陈君吃饭，好好聊聊，我顿  
时尴尬异常。我原本与李君不  
太熟，只是随陈君而来。想起之  
前李君曾有事请我帮忙，我未  
能办到，他便对我颇有微词。我  
明白他的言外之意——这是在对  
我下“逐客令”。于是，我借故  
愉快地离开了。

年轻时，曾与一位有些文化  
的女子互有好感。交往中，她常

来我宿舍借书阅读。记得有一本  
珍贵的书，她借去后又转借他人，  
对方却说弄丢了。和她聊天，她  
总说些云山雾海、不着边际的话。  
后来，她终于诗意地说了一句：  
“我们是并排前行的两条冰冷的  
铁轨。”我不便明说，心里明白  
下一句是：“永远不可能有交集。”  
“即有情，妾无意”，枉  
费了心机。

二胎政策放开后，身为家里  
男丁独苗的我，有了二胎的打算。  
有人表面上关心鼓励我，说无论  
如何要争取“赶上这班车”。话  
音刚落，却又补上一句：“都一  
把年纪了，还有可能生吗？”  
一瓢冷水泼得人心凉半截。

多年前认识一位外地朋友，  
在信息中多次言辞恳切地邀我去  
他所在的城市玩。但当我几次准  
备动身，电话与他联系时，他不  
是在出差，就是说回了乡下。我  
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原来是  
好龙的叶公。此后，便不敢再联  
系他。

有人调侃说，三句话你不可  
全信：一是“改天请你吃饭”，  
其实遥遥无期；二是“我就到”，  
其实老半天不见人；三是“借钱  
过几天还你”，其实借了钱后，  
一年半载不提还钱的事。这三句  
话，折射的都是“敷衍”的心声。

社会纷繁复杂，你别说伤人的  
话，但嘴巴在别人处，管不住别  
人不说。学会观其言，察其意，  
知趣识趣，趋利避害，才能在人  
情世故中守住自己的分寸。



佳作欣赏

春暖岭南（国画）

岑昱

长夜微光（小说）

□ 林秋燕

住两个孩子，可自己的肩膀却止不住微微发颤，  
眼底藏着掩不住的疲惫。“护士，麻烦换下针水。”  
她把声音压得极低，大约是怕吵醒怀里的孩子。  
可是声音太弱了，无法传到护士的耳朵。  
施慧见状，连忙起身，扶着输液架慢慢挪  
到护士站：“护士，注射室墙角那位女士的孩子，  
针水打完了。”护士应声取来换药盘，她便扶  
着架子缓缓挪回。

少妇将一切看在眼里，对施慧露出一抹感  
激的淡笑，声音沙哑而温柔：“谢谢你啊，大姐。”  
手仍轻轻拍着怀里孩子的背，动作轻柔。

施慧报以一笑，在她身旁的空位坐下，目  
光落在那只紧攥着少妇衣襟的小手上，轻声问：  
“就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来打针？孩子爸爸  
呢？”话出口，她才发觉唐突，心头猛地一紧。

少妇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眼底掠过一丝  
哀伤，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走了。”  
她伸手轻轻摸了摸大儿子的脸，动作温柔得像  
月光淌过湖面：“意外走两年了。”

施慧的心猛地一揪，像被无形的手攥紧，  
下意识摸向口袋里的手机。那冰冷的触感，让  
她瞬间想起三年前的清明，儿子刚上大学，第  
一次在父亲走后失眠到凌晨四点，抱着她哭得  
浑身发抖：“妈，我想梦见爸爸！”那时的她，  
抱着儿子，连一句完整的安慰的话都挤不出来，  
只剩满心的无助与悲痛。

“让家里长辈搭把手也好啊，你这样太辛  
苦了。”她轻声说，语气里满是共情。

“我是远嫁的孤儿。”少妇低下头，指尖  
轻轻拂过怀里孩子的头发，再抬眼时，眼里闪  
着泪光，却依旧扯出一抹浅浅的笑意，“孩子  
爸爸是单亲家庭，奶奶在他走后半年也离开了。”  
“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些。”施慧连忙道歉，  
心里满是愧疚。她不该在这样的日子里，揭开  
别人的伤疤。

“没事，都过去了。”少妇笑了笑，转而  
看向她，眼神里带着理解，“大姐，你也是一  
个人来看病吗？”

施慧轻轻点头，眼眶又热了起来：“嗯，  
同病相怜吧。我丈夫走了三年了，今天是他  
的忌日。”她抬手按了按口袋，手机屏幕微弱  
的光透过布料透出来，像一点不肯熄灭的星火，  
在雨夜里格外清晰。

少妇轻轻应了一声，眼里露出深深的共情。  
护士换药时，不小心碰了下小儿子的输液管，  
孩子哼唧了一声，少妇立刻绷紧身体护住孩子，  
手却控制不住地抖了起来——兜里掉出一颗薄  
荷糖，她慌忙捡起塞进嘴里，小声对施慧解释：  
“夜里带孩子跑急诊，两天没合眼了，怕自己  
犯困手松，照顾不好孩子。”

施慧看着她眼底的血丝，想起自己的儿子，  
虽已成年，却因父亲离世患上轻微焦虑症，全  
靠药物与心理疏导慢慢调理，心头更是酸涩。  
这时，大儿子揉着眼睛轻声说：“妈妈，  
我饿。”少妇从包里掏出半块干硬的面包，先  
掰了大半给儿子，自己咽了口唾沫，却还是笑

着哄孩子：“等弟弟输完液，咱就去买包子吃。”  
“为母则刚。”少妇温柔地拂去大儿子额  
前的碎发，眼里闪着泪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  
坚定，“我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再累也得扛下去。”  
“为母则刚……”施慧喃喃重复着这四个  
字，心头猛地一震。她下意识掏出手机，解  
锁后点开收藏夹里的语音，丈夫那句带着笑  
意的叮嘱轻轻溢出：“其实做串烧很简单，儿  
子喜欢吃，以后多做点。”声音模糊却清晰。  
三年来，她把这些话翻来覆去听了无数遍，  
却因太过悲痛，把厨房的锅碗瓢盆都收了起来，  
竟忘了儿子最爱的串烧蚝，是丈夫生前亲手  
教她做的。

施慧看着少妇，又看向手里的手机，脸上  
扬起三年来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容：“你也  
多保重，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她攥紧口  
袋里的手机，心底的寒意渐生，生出一丝暖  
意。

走出医院，清明的晚风仍带着凉意，却  
不再像从前那样刺骨。雨停了，天上的明月  
挣脱云层，洒下清辉。本该是“清明时节雨  
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节，她和这位  
陌生的少妇，都在这样的日子里，失去了生  
命里最重要的伴侣，人生终究有了无法圆  
满的缺憾。

但她心里，不再是空落落的寒凉。她摸  
着口袋里的中药处方，点开手机给孩子发了  
条信息：“明天看你，带你吃好吃的串烧  
蚝。”发送成功的提示弹出时，她的脚步比  
来时坚定了许多。